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成為女孩：少女雜誌作為女孩培力與性別教育之資源

Becoming a Girl: Teen Megazines as a Resource for Empowerment and Gender Education in Girls

doi:10.6151/CERQ.2012.2001.02

當代教育研究季刊, 20(1), 2012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20(1), 2012

作者/Author：楊幸真(Hsing-Chen Yang)

頁數/Page：41-82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2/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151/CERQ.2012.2001.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成爲女孩：少女雜誌作爲女孩培力 與性別教育之資源

楊幸真*

摘 要

本研究運用民族誌，企圖瞭解女學生在學校閱讀少女雜誌的情境脈絡與意義，從中獲得哪些性別學習與建構性別認同。本研究發現，女學生消費少女雜誌的主因是，它觸及了她們生活中所存在的真實問題和苦惱。這些苦惱包括需要友情與同伴、需要面對自己的身體變化，以及對性、愛和美好未來的想望。少女雜誌是她們減輕個人苦惱與面對慾望的文化資源，並能提供一些可能的解決之道與希望，以成就一個符合社會和個人期望的女性身體與自我。在校園生活中，親近少女雜誌是成爲「夠格女孩」與投注異性戀陰柔特質阻力最小的一條路。身爲女孩，意味著必須不斷和各種論述，尤其是支配性性別論述進行協商。少女雜誌的父權意識型態與身體美學，對她們雖具有影響性，卻不是絕對的支配性。本文強調，青少年透過消費少女雜誌所做出的身體與情慾實踐，應將它視爲一種女孩力量，也就是一種企圖去掌握、主導身體未完成性的力量，企圖借助自己所擁有的資源去銘刻自己的身體和實作性別。這種力量是一種自我培力的方式，來自於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性別經驗與奮鬥，這種女孩

* 楊幸真，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

電子郵件：yhckmu@gmail.com

投稿日期：2011年5月26日；修正日期：2011年9月30日；接受日期：2012年3月8日

力量應該被看見和重視。

關鍵詞：身體、慾望、陰柔特質、性別認同、培力

Becoming a Girl: Teen Magazines as a Resource for Empowerment and Gender Education in Girls

Hsing-Chen Yang*

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ethnography to explore the context and significance of female students reading teen magazines in schools; it also determines the sexuality and gender knowledge and methods for constructing gender identification girls derive from these magazine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young females read teen magazines because teen magazines touch upon the daily fears and uncertainties of these young girls. These fears and uncertainties include eagerness for friendship and company, bodily changes, and desires for sexual experiences, love, and a bright future. Teen magazines serve as a cultural resource through which girls can calm their fears and face their desires. They also provide possible approaches and hope for solving problems, aiding in the achievement of body shape and identity fulfilling social and personal expectations. In a school setting, reading teen magazines is the easiest way for these girls to feel “girlie” and display heterosexualized femininity. During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a girl, females must continually negotiate various

* Hsing-Chen Yang,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Gender Studies,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E-mail: yhckmu@gmail.com

Manuscript received: May 26, 2011; Modified: Sep. 30, 2011; Accepted: Mar. 8, 2012

sexual and gender discourses, especially the dominant versions of these discourses. Although patriarchal ideology and body aesthetics in teen magazines may influence teenage girls to some extent, these girls are not completely dominated by these ideas. This study emphasizes that the realization of body and desire teenage girls exercise through teen magazines should be considered a type of girl power; it is an attempt to grasp and dominate the not yet completed power of the body, and an attempt to control the body and practice gender using the resources at hand. This girl power is a method of empowerment that develops from the gender experiences and struggles of daily life; it must be recognized and valued.

Keywords: body, desire, femininity, gender identity, empowerment

壹、前言

成長，沒有想像中容易，尤其對於青少年來說。青春期的性與身體是個難題，因為它不僅是生理的、心理的，還是社會與文化的。在這之中，青少年的性與身體，是個矛盾存在（楊幸真，2010）。在當代，身體是慾望來源的觀點開始被承認與接受，身體因而值得人們投資，並以各種方式展現身體的自信與愉悅，這樣的趨勢與論述愈來愈不分男女的被實踐著。尤其透過資本主義的推波助瀾，性與身體成為流行文化的主要內容和表達手段，引導與誘惑青少年追求「現代」「新」女性形象。然而，學校教育傳遞的是「只教禁慾」的性教育論述，強調拒絕、忽視慾望，促使女孩壓抑性的自我，並且使得青少年花很多時間在「守住」與「擔心失去」，卻很少集中力量關心性自主、責任與愉悅（Fine, 1988）。Holland、Ramazanoglu、Sharpe與Thomson（2004）的研究指出，學校性教育無法回應青少年的需求，在學校中學習性「一點都不實際」，因而青少年會透過其他管道，例如同儕、書籍雜誌影片、色情媒介與自身性經驗來學習。在臺灣，以禁慾觀點出發的性教育，常常將性置於「性等於暴力」、「性是受害危險」與「性是個人道德」的論述中，缺乏「性是一種慾望」論述的教導與探索（Fine, 1988）。在這樣的教育過程中，青少年得不到正當的性主體性。尤有甚者，在具有威脅、恐嚇的氣氛下學習性，以及從生理、解剖學的教導方式認識身體，反而讓女性更沒有權力感，無法改善與自己身體疏離及在親密關係中權力不平等的處境。

成長，並沒有想像中容易，因為對於女學生來說，「身」處在父權社會下的女性慾望是個難題，女孩如何可以不管「他」人眼光做自己、愛自己的身體？如何可以享受愉悅，免於恐懼與失去？如何美麗迷人具有性吸引力，卻又能避免危險與維持聲譽？相關統計數據與經驗資料，不斷的告訴我們，青少年

早已開始的情慾生活（例如談戀愛、發生性行為、懷孕、生育……等），然而，學校性教育仍是不願「正視學生真實處境的性教育」，這些成長過程中的難題，並非訴求道德與理性自制就能解決，這些成長過程中的身體與情慾課題需要認真傾聽。本文是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的一部分，該研究以國中和高中職男女學生為研究對象，透過民族誌瞭解年輕學生如何在學校教育過程中「做身體」與「做性別」，包括流行文化如何影響學生的性別學習與認同。本文將聚焦探討在學校生活中，女學生親近少女雜誌的情境脈絡與意義，以及這些經驗與意義會帶來哪些性別學習與性別實踐，進而建構她們的性別認同。

貳、文獻探討

一、流行文化與性別學習

過去女性雜誌與閱聽人研究，將女性雜誌視為「意識形態的傳輸器」（ideology purveyors），認為這些雜誌生產與再製了規範性陰柔特質（normative femininity），提供年輕女性有限的理解經驗的方式。這類研究認為女性雜誌對讀者有害，並將雜誌再現的陰柔特質直接連結至父權社會的壓迫性結構（Kehily, 2002）。然而，隨著民族誌閱聽人的研究興起，意義產製的日常生活情境與社會脈絡遂開始受到重視，強調閱聽人是意義的生產者，以及意義產製過程中的主體協商。

女性主義與流行文化，也從早期的敵意貶抑關係，轉為視同盟友。這個改變過程，除了回應上述研究趨勢的轉變外，亦牽涉了女性主義者對於「性別」定義的轉變。早期的女性主義流行文化研究，將流行文化視為貶低女性、增強父權價值與自然化性別不平等的媒介。這類研究著重於文本分析，將性別

認同視為單一且固定不動，忽略女性有拒絕接收這些訊息的可能，以及女性會因階級、種族、性傾向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訊息解讀策略。爾後，受到文化研究、後現代與後結構主義的影響，女性主義者不再將女性視為受父權文化操弄的「呆子」，強調女性有拒絕或轉換媒介文本意義的能力，重視媒介內容是女性慾望可以合法表達的少數領域之一。這類研究強調閱聽人的能動性及對文化的主動消費與釋義，並且指出「歡愉」(pleasure)在流行文化消費中的重要性。這類研究強調，性別認同不是一個固定的「存在」(being)，而是一個「形成的過程」(the process of becoming)，是在一連串的實踐過程中一再的展現。換言之，性別的認同是分裂與衝突的，個體在性別認同上具有主動協商的能力。但這類研究者也提醒我們，閱聽人雖具有能動性，文本的影響性是依然存在的，文本生產的物質性基礎與結構性問題仍不可忽略(蕭蕪，2003)。

此外，在教育研究領域中，教育和流行文化之間的關係也從早期清楚劃分界限轉變成將流行文化視為一種「公共教育學」(public pedagogy)(Giroux, 2004)。早期的教育研究，將雜誌閱讀視為一種反學校活動，主流教育論述視流行文化為「沒知識」、不值得批判性關注的文本。然而，1960年代，「新」教育社會學開始批判質問學校的教育價值及角色，關注在學校過程中，是「什麼」被學習，以及「如何」被學習，企圖從學習者角度出發來瞭解學習的世界(蕭蕪，2010；Kehily, 2002)。Giroux與Simon(1988)指出，流行文化是一個能將日常生活議題、學生心聲、意義生產與情感投入等重要學習課題串連起來的媒介，亦是一個能夠彰顯課程知識與權力關係問題的所在。流行文化可以提供機會讓教師瞭解，學生究竟是如何在各種文化形式與作為中投注精力，以及從中獲得意義與學習。Kanpol(1997)指出，流行文化一方面發揮其霸權功能，把共同的文化慾望與利益、資本主義與父權和性別刻板印象連結起來，然而，流行文化也展現贏取身分認同的道德能動性，透過各種流行文化文本，對

年輕世代在多元身分認同上呈現出更大幅度的開展。因而Giroux (2005) 提醒教師，對於流行文化意識形態批判的過分依賴，將使我們受到某種侷限，以至於讓我們看不清楚人們如何經由調解、適應、協商、甚至抵抗等方式，主動的參與支配型文化。易言之，若僅注重流行文化意識形態分析，我們將忽略學生對於流行文化的情感投入與其他意義詮釋，而這些往往是學生表達心聲、建構認同與構築其生活世界的關鍵。

簡言之，在流行文化對青少年影響的論辯中，至今有的一個共識是：親近流行文化不只是一個消費的過程，它也是一個意義生產的過程，透過風格的再現、論述實踐、符碼與文本，生產個別和群體的意義與詮釋 (Duncan-Andrade, 2004)。而意義的產製，只有置於讀者的日常生活情境中才能被理解。

二、性是每日的實踐與陰柔化身體的學習

性，在學校的正式課程中存在一種官方的沉默 (Epstein, O'Flynn, & Telford, 2003; Weis & Fine, 2005)。Fine (1988) 曾針對美國公立學校性教育課程進行分析，她發現有四種性教育論述：性是一種暴力、性是吃虧受害、性是個人道德，以及性是一種慾望。前三種論述充斥在學校教育之中，忽視青少年作為慾望主體的事實，認為只要不談性，性的活動就會減少，或強調性的危險與婚前禁慾的必要，因而訴諸個人道德與個人自愛的決定。性是慾望論述在性教育中則十分少見，如同耳語一般，聲音非常微弱，幾乎不被聽見也未受到重視。然而，性即使被隱形，它仍然在校園中無所不在 (楊幸真, 2010: 45)。相關研究指出，在校園生活中，許多非正式的學習都與性、性別議題有關；年輕學生在校園中的性學習並非「潛在的」，相反的，學生透過許多非正式課程與公開活動學習性，例如遊戲、同儕團體、師生互動、公開的性談話

(楊幸真, 2007, 2010; Allan, 2008; Charles, 2010; Kehily, 2002; Renold, 2005)。這些研究也指出, 性與性別特質之間是不可分割與相生相成的關係, 學校是一個生產與強化異性戀論述的場域, 透過「性是每日的實踐」(sexuality as everyday practice) 及「異性戀機制」的運作 (Renold, 2005), 生產與製造異性戀, 規範性別特質和性, 包括鞏固異性戀的主流地位, 將陽剛特質置於優勢位階、貶抑陰柔特質, 將青少年的身體去性化, 擔心青少年早熟的身體與慾望。

以兩年時間, 在英國兩所中學進行民族誌研究的Kehily (2002) 發現, 在中學環境中, 身體是傳遞與接收性的物體, 且是具象化異性戀情慾的工具。青少年雜誌則是一種文化資源, 青少年從中學習性別和獲得友誼。Kehily指出, 在學校脈絡中, 閱讀流行雜誌是一種性別展演及生產陽剛與陰柔特質的活動, 傳閱和討論雜誌提供了一個公開展示、建構與協商性別認同的空間, 他/她們發展出許多解讀、討論與協商雜誌訊息的策略, 並且也用以團結同儕團體與友誼, 而友誼又作為鞏固異性戀支配地位的要件。Kehily發現, 青少年閱讀雜誌的態度與實踐, 男女有別。個人所屬的同儕團體成為雜誌訊息的中介者和把關者, 團體的約束與規訓力量會影響這些年輕讀者對於雜誌訊息的解讀與使用方式。對於許多女學生來說, 閱讀雜誌是一種經常性的集體實踐, 她們時常在下課或午餐時間傳閱雜誌, 也在一些正式課程中將雜誌作為討論與課堂活動的材料。閱讀同一本雜誌, 成了一種共同經驗, 在這個經驗中, 她們產生某種默契, 知道彼此在講什麼、在談什麼。女性朋友團體成為制定與排除某些陰柔特質文化的場域。

女性主義社會學家Currie (1997, 1999) 針對少女雜誌與青少女性別認同的研究指出, 少女雜誌是幫助年輕女孩「成為女人」的重要場域, 閱讀少女雜誌是一種與性別實作有關的日常生活實踐。陰柔特質來自文化建構, 而少女雜

誌給予年輕女孩一個可欲的「女人」認同想像，提供她們有機會認識「自己是誰」，雖然這個主體位置是伴隨著自我規訓與規範性，但主體性是過程（subjectivity as process），是在每日性別實作過程中，生成個體的性別自我與建構社會自我。Ali（2003）、Hauge（2009）、Reay（2001）與Renold（2005）關於青少年陰柔特質的研究皆指出，最普遍與最受歡迎的做女孩方式是投注於「異性戀的陰柔特質」，而異性戀性慾特質的生成，是藉由打造身體與和既有身體論述協商而達成。例如，Renold（2005）指出，正妹的主體位置具有可欲性與重要地位，因而女孩似乎只有兩種選擇：成為正妹或不成為正妹。在學校情境中，女孩會受到正式與非正式的規範，像是性的雙重標準與理想可欲的身體規範，她們要學會判斷何為適當的界線，以及如何在界線中行動與作為。穿著打扮不僅是一種社會資源和性資本，也是區分陰柔特質和不同友朋關係最明顯的一種社會文化標誌（林昱瑄，2010）。

綜合上述，流行文化是青少年討論性與性別議題的重要資源。而成為女孩是一個和各種論述協商的過程，尤其是支配的性別論述與身體規範。性別化的身體是一種文化建構，而身體的未完成性，使得年輕女學生有機會去銘刻、詮釋或重新詮釋它，進而建構出多樣的性別特質和性別認同。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運用民族誌，進入青少年的校園生活世界，從女學生校園生活的體現文化出發，瞭解她們在哪些情境脈絡中消費與閱讀少女雜誌，以及從中獲得哪些性別學習與建構性別認同。

一、研究對象與研究歷程

誠如前述，本文是作者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的一部

分，該研究以青少年為研究對象，在四所中學（兩所國中、一所高中及一所高職）進行民族誌研究。過去關於「青少年」的定義，常立基於心理學，亦即由個人生理與性成熟來界定何謂青少年與青年（adolescence/youth）（Besley, 2003）。然而，本研究從國外探討「青少年身體與性」的相關研究發現，這些研究以「adolescent」、「the youth」交替混用及指涉12~18歲年齡層的受訪者，並將「青少年」的定義放在社會學與文化研究的脈絡之中。青少年／青年雖然包括兩種不同的年齡範疇，但兩者之間的界線其實相當模糊（方永泉，2006）。Besley（2003）指出，後現代社會中的青少年文化是「混種」與「全球化的」，在這種文化環境下成長的青少年，可以說是「混種的世界孩子」（hybridized world-kids）。Appadurai（1991）亦言，民族誌者面對的是「浮動中的生活世界」與文化的「脫離疆界」，這樣的轉變使得田野觀察場域，可能是多重（multiple）且多變的（variable）。人類學者Marcus主張「多元地點策略」，認為民族誌應走出「單一且固定研究群體」的迷思，在田野觀察上，應正視研究群體的移動性與不同群體間互動關係的重要性（引自唐士哲，2004：38-39）。此外，民族誌分析的主體，不再是言行一致，與受既有常設組織（例如職業、社經地位、家庭）與物質環境影響的人。人的主體認同標的愈形脫離日常物質條件，而進入特定媒介產生的文本所形成的「共同社群」與文化所建構的世界中（唐士哲，2004）。本研究延續這些思維，用「青少年」一詞泛指國、高中男女學生，[●]並認同青少年之所以是「混種的」，乃因青少年與其次文化結合了本土與全球的文化特質，以及生活空間和文化位置之間的相互關聯（方永泉，2006）。因此，本文選取位於同一城市的大直國中與黑澀高職女學生作為討論對象，即使兩所學校分屬不同教育層級，家長社經地位、學校屬性

● 當指涉特定性別時，則以青少男或青少女來指稱。在本文之中，研究對象包含國中與高中女學生，因此，交替使用「青少女」或「女孩」做為稱呼。

與學校文化都有所不同，但本文意欲探討在當代文化環境與生活空間下的青少年，她們在校園生活中閱讀雜誌的關聯性意義。本文關注焦點在於共同經驗的分析處理，讓某些共通經歷的性別實作與意義可以被辨認出來，提高不同青少年之間共同經驗彼此穿透理解的可能。

本研究期間約為一年半至兩年^②（參見表1）。這兩所學校皆位於南部棒棒市。大直位居市中心，重視升學，家長社經地位多數為中上。黑澀是棒棒市歷史悠久的職業學校，由於接近市中心，因此，校地不大，學生總數卻非常多，其中，又以女生居多。學校科系多為服務類別，相當重視學生的生活禮儀，包括服裝儀容的整齊清潔，校園中到處布滿鏡子，隨時隨地都有「照見」自己的機會。

表 1 參與研究學校之基本資料

學校	報導人	觀察班級數	年級	研究期間
大直國中	1位	2	二、三	2006.10~2008.6, 約兩年
黑澀高職	1位	2	一、二	2007.10~2008.4, 約一年六個月

誠如前述，流行文化作為一種「公共教育學」已進入學校體制之中，對學生的性與性別學習產生莫大影響。這些理解是本研究進入田野蒐集資料的「預示問題」（Hammersely & Atkinson, 1995），具有提示田野工作初始進行方向的作用，但不為其所受限。本研究並不預設哪些類型的流行文化是學生喜愛或經常消費的文本，亦不預設哪一類型文本是本研究主要探究焦點，而是希冀

^② 為顧及研究倫理，文中出現的校名、人名和各項可以辨識身分的資料皆已更改過。而為確保學校的匿名性，在學校情境描繪或相關資料的引用上，針對不影響事實之資料做適度改寫。

透過田野工作實地發現。是故，資料蒐集與田野工作，採取以下四個步驟進行：

第一，先藉由觀察，瞭解女學生閱讀哪些流行文化文本，例如，觀察上下課期間，她們傳閱哪些雜誌或漫畫。

第二，透過問卷調查，瞭解學生消費的流行文化種類與經常閱讀的文本，以獲得更深入的資料。

第三，特定文本的分析：根據前面兩個研究步驟所得結果，整理出主要分析的流行文化文本。文本分析是解析青少年詮釋文本意義的前理解，是一種進入理解青少年主體詮釋文本意義的基礎。

第四，對消費特定文本的女學生進行深度訪談。資料分析以訪談資料為主、觀察資料為輔，根據文獻討論與學生觀點進行分析詮釋。

依循上述研究程序，作者首先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娜娜》同時出現在這兩個校園之中。爾後經問卷調查發現，學生常接觸的流行文化產品非常多樣（例如漫畫、動漫、少女雜誌、運動雜誌、小說、流行歌曲、電視節目等），可以歸納出共通性，但有更多殊異性，而《娜娜》則是兩校女學生多數人會閱讀的少女雜誌。^③換言之，《娜娜》是連結兩校女學生進入「共同社群」的文化媒介。因此，本研究以《娜娜》作為分析文本，^④邀請班上經常閱讀《娜娜》的女學生進行焦點團體與個別訪談，^⑤並以會主動購買和固定閱讀

③ 少女雜誌是女性雜誌的一種，是以青少年為主要讀者對象而發行的雜誌，可以參見下文關於《娜娜》的介紹。

④ 2004年8月出版的《娜娜》，為雙月刊，至2007年7月共發行18期。由於第一期已經絕版，無法購買取得，因此以第二期至第十八期作為文本分析的範圍。

⑤ 焦點團體訪談，尊重學生意願，以3~6人一組，大直有三組，黑澀有兩組，每組進行兩次，每次為2小時。個別訪談以半結構深度訪談為主，舒舒與陶子分別各進行兩次個別訪談，每次為2小時。

《娜娜》的兩位女學生舒舒和陶子作為本文主要討論對象。她們兩人是各自所屬小團體中傳遞《娜娜》訊息的「領頭羊」。

舒舒是大直三年級女生，功課非常好，經常名列前茅。舒舒在小學是體育校隊，非常喜歡打球，上國中之後，因為怕曬黑和不喜歡運動後流汗身體黏黏的感覺，變得不愛運動和不愛上體育課。她在體育褲中放了一把梳子，會在上課打籃球的空檔停下來梳頭髮，在受訪過程中亦不時撥弄、整理頭髮。陶子是黑澀一年級「美麗工業」科⁶學生。「美麗工業」科向來是黑澀的強項，黑澀圖書館提供各式各樣的流行雜誌與女性雜誌，並且擺設在非常明顯與便於借閱的位置。陶子從國中時期就開始接觸化妝保養品及閱讀少女雜誌，她受訪時，正為臉上的青春痘所苦惱。

二、關於《娜娜》

《娜娜》是國內本土女性雜誌美人文化《Beauty》系列的延伸品，⁷以18歲以下的青少年為主要讀者群。《娜娜》採取以圖帶文與互動式對話的編輯手法，運用情境置入行銷方式，將商品與讀者關心的議題串連呈現，例如以下「接吻技巧」的專題報導：

Kiss Book Part 2 Kiss前的準備工夫—

維持口氣清新、保持嘴唇水潤，還有讓男孩愛憐的粉嫩自然妝都是必備的！

步驟一 預防口臭：心跳加快的浪漫時刻，如果口氣難聞，在重要

⁶ 陶子就讀的科別與流行文化和美麗工業有關，因此，以「美麗工業科」作為匿名，並代表她的學科背景是與近用女性雜誌高度相關。

⁷ 不論是根據《動腦雜誌》、金石堂銷售排行榜或7-ELEVEN便利超商雜誌零售狀況統計，美人文化所出版的女性雜誌常是高居各項統計（如零售、廣告營收、閱讀率……等）排行榜前五名的常客（周鄧毅貞，2006）。

關頭把他嚇跑可就糟了！五個秘方讓你遠離口臭……×××牌口香糖讓你神清氣爽！尤其吃完重口味後。（李芳茹、杜昭儀，2007：82）

在內容方面，雖然各期目錄和內容分法不一，但大致以這三類為主：

（一）Beauty：主要介紹美白、彩妝、保養和抗痘；（二）Style：主要介紹服飾、配件、髮型、化妝和打扮出自己風格的流行資訊；（三）Variety：以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關切的問題為主，內容多樣，包括談論成長經驗（例如和女性朋友相處之道）、校園生活新鮮事（例如超奇怪校規、團康遊戲大入門、打工要注意的事）、飲食與生活用品、星座運勢……等，但仍以瘦／塑身、美容、彩妝、保養、流行、造型、愛情為主要的談論焦點。本研究以《娜娜》第二期至第十七期，針對文本內部的語言符號、訊息形式與文本之間的內在指涉關係進行分析。文本分析的結果發現，美白與防曬，是《娜娜》各期不斷重複的主題。《娜娜》尤其善用同齡女孩或青少年偶像來訴求個人化與流行風格，強調透過裝扮可以打造出百變的個體；但深入剖析發現，它主要訴求的美貌類型、個人風格與性別認同卻很單一。可愛，是《娜娜》為青少年在外貌、裝／妝扮、個人風格與女性特質上的主要定位，年輕女生在「做女孩」上可以千變萬化，但需要以「可愛」為基底（例如可愛甜美、可愛端裝、可愛威力、可愛俏麗、可愛溫柔……等），身體美學是需要日夜不斷、四季輪替與時時刻刻的關注保養。綜合言之，《娜娜》再現了主流社會裡，青少年「瘦」的身體美學與傳統女性特質，傳遞異性戀中心的浪漫愛意識形態與情慾模式，透過商品意義的轉換，將父權性別文化意涵不斷地再現。

肆、成為女孩：苦惱和慾望的交織

消費不只是購買，而是接受與渴望美貌工業所傳遞的理想（Duke, 2002），或其他美好的可能。這些年輕女學生並非像一張白紙似的純然接受少

女雜誌的意識形態或單受其影響，她們是帶著某種意識而去消費與她意識形態相符的雜誌文本。舒舒說：「《娜娜》非常有用！」，這個「有用」是因為它觸及了這些青少年生活中存在的真實問題與苦惱。這些女學生此時此刻的生命關懷，交織著多重的慾望與苦惱，這些慾望與苦惱包含了需要友情與同伴、需要面對自己的身體變化和親密關係的慾望與實踐。而在這樣的生命成長與期望美好未來的脈絡與情境下，消費少女雜誌便成了一種試著理解和處理問題的方式。

一、情感關係、性與身體的苦惱

(一) 用以區辨「我們」、「她們」

在本研究中，幾乎所有的學生都告訴研究者：「上課很無趣」，而在跟他／她們一起上課的過程中，研究者也深刻體會中學生活的無趣和壓力。中學生活的無趣，乃指學校所看重的學科知識與考試，是一種脫離現實生活和缺乏對人與生命真實關懷的囤積式教育（banking education），而這些卻占據了校園生活的整個重心；然而，校園生活也有充滿樂趣的時刻，例如下課、中午吃飯或其他可以自由運用的時間，或是很諷刺的，如學生所說的：「一些不重要的副科」。在這些時刻，他／她們可以跟好朋友一起互動、聊天或做想做的事情。流行文化是學生下課聊天的話題來源，並能將看到的內容連結到自己生活中正關切的事物。因此，消費某一流行文本是校園中社會互動過程的一部分，並且是相當重要的一環。而不同類型的文化消費（例如看電視的、看雜誌的、看漫畫的……），更形塑出不同的社會關係，用來孤立或區隔「我們」、「他們」和「她們」，也用來跟他人互動。

例如，大直身材矮胖的致遠⁸看運動雜誌是為了和班上「運動型」男生混

⁸ 致遠，舒舒班上的男生，他以「致遠」當化名是取自他喜愛的棒球明星陳致遠。該

在一起，而雅希⁹則說：「我們這一群比較功課派的，就是談功課，或偶爾談一些漫畫這樣，我們比較不會談那些最新時尚的彩妝或衣服……舒舒她們那一群是比較時尚注重打扮型，啊我們就比較普通型的。……我是看漫畫的……我都跟看漫畫的人一起……」。而從國一就開始接觸少女雜誌的陶子，在國三時，因好友介紹才開始看《娜娜》。《娜娜》成為舒舒與陶子團女孩的「時尚氣象台」（Renold, 2005）及「入團門票」，她們參考雜誌修改學校制服或購買便服，也透過閱讀同一本雜誌「揪團」成為一個小團體。《娜娜》是享樂、談心、聊天話題的來源，讓她們可以藉著它跟同儕互動，有話可說、有事可做，共享歡樂時光，不僅可以避免被孤立或沒有朋友，更藉此建立與鞏固友誼，區分「我們」與「她們」，成為時尚有型而非普通女孩，少女雜誌在此成為青少年身分認同的維繫與劃定朋友關係領地的標的。誠如Finders（2000）所言，儘管青少年喜愛的流行文化形式或參與的文化活動不一，他／她們管理並且監控行動，以確保一種身分認同與歸屬於某個特定團體的感覺。

這個區辨「我群」、「他者」，還來自身為某一媒介文本使用者的「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因為具有閱讀這一媒介文本的文化能力，才能享受其中意涵（Hobson, 1982），並能藉此跟他人分享、討論，或共同從事某些活動。研究者初次閱讀《娜娜》的經驗相當挫折，因為「看不懂」以圖帶文的編輯風格，將版面分割地極為分散零碎，甚至連目錄都不一定按頁數的先後順序排列，再加上研究者是不買及不用化妝保養品的人，相對缺乏美容資訊的文化能力。初始，當研究者跟舒舒或陶子團的女孩訪談，談到《娜娜》的一些內

班男生分為「運動型」、「漫畫團」與「讀書型」三派。其中，「漫畫團」又區分純男生團與男女混合團。

⁹ 雅希和蓮也是舒舒班上的同學。她們為自己取的匿名亦跟她們所親近的流行文化類型有關。

容或美容產品時，她們會問我：「妳知道嗎？」研究者的「不知道」使得這樣的回答陷入必須簡單回應的尷尬時刻，即使研究者請她們說給我聽，但那是一種如Hermes在研究偵探小說迷和流行文化經驗中提到，因不懂這群小說迷談論的作品，幾度使得研究者被視為是不夠格的外人，甚至被嘲諷（陳志賢，2007：191）。嘲諷，是雅希與舒舒在焦點團體訪談時，用來回應缺乏少女雜誌文化能力的蓮的方式，缺乏流行話語與「不像女生」的蓮明顯和她們有一定程度上的疏離。因此，是否具備某一媒介文本的文化能力，變成了一種必須解決的社交壓力。流行文化雖可用來創造並強化女性連結與滋養女性友誼（蕭蘋，2003），但是，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消費流行文化亦能在女性團結與友誼形塑過程產生分化作用。例如，少女雜誌再現了主流女孩該有的樣子及她們該做的事，親近少女雜誌是「成為女孩」過程中「阻力最小的路」（paths of least resistance）（Johnson, 1997）。^⑩即使不加入「娜娜團」，也要是「漫畫團」或「愛蘇協會」，^⑪這些都是規範性陰柔特質允許的領域。而蓮的格格不入，使得她被排除在「夠格女孩」的界線外。

因此，在不同朋友團體中，共享某一類型流行文本，成為凝聚友誼與團體向心力的接合劑。這不只是一種建構友誼的過程，也是一種區辨與劃分「夠格女孩」的方式。前者的關鍵在於是否能夠跟同儕分享共同話題，如舒舒所說：「話題都是滿瑣碎的……都是一些小事……講這些主要是在聯繫朋友之間

⑩ 社會學家Johnson在*The Forest and the Trees*一書中提出的概念，他指出，人們參與社會體系，會發生什麼事，取決於兩件事：一是系統本身及它運作的方式，二是人們不時身處其中，通常會有的作為。體系靠著鋪陳出各種阻力最小的路來影響參與者的想法、感受與行為。社會體系與人以一種互動的方式牽連，人使得社會體系發生，同時社會體系也藉由鋪陳阻力最小的路，決定了人參與體系的方式（成令方，林鶴玲，吳嘉苓譯，2003：22，24）。

⑪ 陶子班上的小團體，他／她們因喜歡Anna Sui的商品而組成「愛蘇協會」。「愛蘇協會」的男生都是非傳統陽剛的陰柔特質男生。

的感情」、「知道在講什麼」是一種共同感及參與感，「瑣碎且不重要的小事」卻是進入某一團體，建立與維繫朋友關係的大事。閱讀同一本雜誌，製造了雜誌和讀者之間的直接連結，以及讀者與讀者之間的彼此連結，它在朋友團體中創造了一種溫馨、互動、有趣好玩的氣氛，更重要的是，透過相同文本所產生的連結，她們可以分享親密或私密話題 (Hey, 1997; Kehily, 2002)，並促進友誼的緊密與聯繫。後者的關鍵在於「共同社群」的共享話題建構出特定的主體認同，並用以區別「她者」，像舒舒和陶子常說的：「像我們這樣的女孩」。「像我們這樣的女孩應該如何」的想法與女孩團體的集體「行動要求」，隱含著一種特定的道德疆界與認同規範，加入與歸屬某一同儕團體，做某一種類型女孩，成為校園生活中的重要課題。規範性陰柔特質也為女孩間的團體關係劃出階序，給予不同的權力與性別設定。閱讀少女雜誌的女孩是「超級夠格女孩」，規範性陰柔特質賦予了她們言說「真正女孩」的代理權，也給予她們在女性同儕團體中優勢地位與發言特權。

(二) 令人胖不得的環境與空間

以BMI（身體質量指數）來衡量，陶子和舒舒都在正常體重範圍內，她們並不胖，更精確的說，她們都很瘦。但為何她們始終覺得自己很胖、需要減肥呢？Orenstein在《校園中的女學生》一書中指出：

女性特質和身體與性慾緊緊糾結；特別是對魏斯頓的女孩來說，軍事訓練般嚴格控制饑餓，和控制性慾密不可分。……「肥胖」對魏斯頓的女孩而言，和「蕩婦」同樣代表墜落；這兩種稱謂都會抹殺她們，讓她們成為社交棄民。……她們學會抵擋對食物的慾望，如同控制其他「不當」慾望一樣……。(張馨濤譯，2002：121-122)

此外，魏斯頓女孩「午餐時間」很少吃東西。因為對於肥胖的恐懼，一個女孩的午餐同伴之部分功能，就是不論事實如何，都要一再告訴對方說她

「很瘦」(張馨濤譯, 2002: 121-122)。

在大直和黑澀的女學生, 也同樣承受著不可肥胖的美麗壓力。這個壓力同時來自男生和女生的凝視、監督與規範, 只是在使用方式上, 男女有別。例如, 舒舒班上的男生常以「鬧女生」做為和女生的互動方式之一。如何「鬧女生」? 其一就是談論或取笑女生的外表和體型。他們時而認真, 時而譏笑女生很胖或「很大隻」。^④而女生們的午餐時間, 不僅是好友相聚用餐的時間, 亦是彼此「較量」的時間。例如, 舒舒談到:「其實大家都還滿在乎身材的……我們會一起去吃東西, 那妳就知道其實大家都在減肥啊, 學校的營養午餐就是會吃很少。而且有時候大家會互相問『我看起來有沒有變瘦一點?』, 或說『我有變瘦!』這一類的, 就是會問啊。」在這裡可以發現, 原來朋友之間的「問」, 有時是一種關心, 有時卻是一種壓力。他/她人凝視的眼光, 不僅來自男性, 亦來自女性。而受到凝視與關注的對象, 不僅是女性的身體, 還有她所吃的食物與食物份量, 以及她和她的身體在性別位階上的地位與價值。

Foucault指出, 在規訓的權力運作下, 個人被放入一個整體中。這個整體是一個比較、區分的領域, 其中運作著一套必須遵循的準則, 透過這個準則區分個人, 迫使個人以為必須努力達到這個虛假的平均標準。因此, 在瘦文化的規訓運作中, 瘦文化的懲罰技術將胖的身體行動納入一個具有規範設定的整體, 用目光監控、加以比較, 使胖身體必須遵循瘦文化的法則, 特別是瘦與美的價值觀連結在一起, 形成非瘦不可的身體壓力。胖身體被視為不符規範的身體, 並加以各式汙名, 眾人的眼光有如規訓權力一般, 監督著胖身體(陳明珠, 2006)。進一步而言, 或許也在這樣的過程中, 人人亦監督著自己的身體, 規訓它不要輕易逾越瘦的標準與價值規範。於是, 對著發育、成長與茁壯

④ 另一種說女生很胖、很壯或身材高壯的說法。

中的身體，要求它不吃或少吃是個不容易的挑戰，這個挑戰不只來自生理層面，亦來自社會層面。不吃或少吃，不僅要能忍受饑餓或冒著缺乏營養、不利發育的危險，還要面對社交壓力與性別規範。以社交關係而言，在學校分享食物是女生建立與維繫友誼的主要方式，因此，吃或不吃都真是一個難題！面對這個難題，女生求助對象之一就是會教導她們如何「吃得輕鬆又不會胖」（《娜娜》第10期）、「自己做輕食沙拉」（《娜娜》第13期）或「穿衣遮肥術」（《娜娜》第17期）的少女雜誌。少女雜誌作為一種流行文化文本，它的目的——如美人文化總經理所說的，就在於提供讀者「有用的」資訊（周鄧毅貞，2006）。

此外，置身在她們身所寓居的環境裡，身材和體重的確是會令人在意的。研究者在黑澀的田野日子，當坐在空間侷促、如飛機經濟艙坐位般排列的教室（人跟人緊鄰相靠地擠坐在一起），狹窄的走道使人很容易一不小心就會撞到桌子、踢到地上的書包或物品；教室外，會有只能容許一個人走的單行道走廊（完全無法容許人與人錯身而過）；即使有些走廊可以容許兩人錯身而過，但因身體之間的距離相當近而必須小心近身相碰的尷尬，以及校園中無處不在的鏡子和下課時間充斥著人潮的擁擠空間。坐在這樣的教室（桌椅很小，並不適合發育中的身體）和走在這樣的走道或校園中，身材高大的研究者頓時覺得「胖」或「很大隻」真是令人難受的一件事。每回到黑澀做田野時，研究者總覺得要把自己「塞」進座位裡，在教室內走動要小心翼翼的別撞到走道兩旁的書包與物品，在校園中行走會因隨處可見的鏡子或需小心錯身的走道而提醒自己輕盈、有形。

學校的物理環境與空間，就是一個令人胖不得的環境，胖、壯、高或腳長，都是令人苦惱的問題。在校園現場，研究者還看見發育中逐漸長大的身體要努力塞進不對稱的小小課桌椅，以及被侷促在個人座位所擁有的狹小空間。

難怪大直男生會經常在上課期間起來走動、斜坐或把腳伸出來、身體歪斜一邊，以為自己和自己的身體爭取較大一點的活動空間；然而，女生就得訓育自己好好的坐在座位上以維持一個女性化的身體，以及「好女孩」的性別聲望。因此，令人胖不得的校園不僅來自它的文化氛圍——女學生對肥胖的集體恐懼、男女學生（甚至包括教師）對女生身體的關注、監視與規訓，亦來自它的物理環境與空間，加劇了「胖是一件不得其所的事」的價值觀。

（三）受壓抑的性意識對上長大的身體

相較於同班受訪的男生，舒舒與其他大直女生都視自己的性別為負擔。同樣的，黑澀女生也有類似的困擾。研究者問她們當女生有什麼優缺點？她們對於優點的敘說甚少，但對缺點卻能一一道來。這些受訪女生的回答讓研究者瞭解到原來成長沒有想像中容易，青少年在做女孩的過程中，成長中的身體所帶來的苦惱是如此的真實卻又缺乏人傾聽。

學校教育期待學生具備的知識與能力，並不夠貼近女學生此時此刻的生命樣態，這些在《娜娜》內會討論的話題，例如，「上廁所如何撕衛生棉而不會有聲音」、「如何跟男生表達情意」、「胸部會痛該怎麼辦」、「第一次約會該怎麼穿」，都是學校性教育鮮少觸及、教導的知識與能力。就某種程度而言，學校是一個忽略、抑制性與身體的空間和場域，不僅忽視年輕男女學生正在發育成長的身體，亦忽視他／她們逐漸萌芽的性意識與情慾。研究者在田野現場中發現，青春校園中隱隱流竄的是一股渴望愛情，以及想要探索身體或慾望（情慾的、性慾的）的氣息。^⑤而慾望愛情的同時，也對自己的身體外形有所渴望。慾望愛情的青少年透過加強對於身體的監控和規訓來治理身體的其他慾望與行動。例如，女生在體育課「不動」的身體是為讓自己保持白皙而美麗，

⑤ 此一部分的討論已另文發表。

對於性與身體的好奇，在公開場合的「不說」、「不問」，是爲了讓自己服膺在異性戀浪漫愛情模式中好女孩的規訓。

楊幸真（2007）曾提出「奔放的男性身體」來描繪國中校園中男生可以放聲／身地爲所欲爲——自由無懼的用含有性意涵或性歧視的語言與身體去展現對性的探索，以及學習對性權力行使範圍或空間的掌握。她指出，相對於這樣的男性身體行動性，女性的身體則是靜默的。女生靜默的身體是在操演與實作異性戀常規論述中女性對性保持無知、純真或保持距離的女性化特質。而研究者在大直學生的連絡簿上看見一篇又一篇女生對於自我貶抑的聲音，她們常爲以下的事情煩心：課業壓力、考試、成績不理想（但事實上是0.5或零點幾分的微差距）、身材「過胖」或「顯得胖」，以及情感問題（包含友情或愛情）。聯絡簿上密密麻麻數落自己不是的文字和憂慮心情，盡責的老師會安慰焦慮課業、大小考試與成績的她們要「多加油」，但對於身材、外貌或情感的苦惱，老師終究都是規勸她們要把心思放回課業或基測上。這些年輕女生的心情與焦慮，事實上並沒有因此而得到解決，或許老師的安慰與回應多少可以減輕她們的憂慮，但還是不夠。這些不夠的部分，促使她們以自助的方式向流行文化與其文本靠攏。

少女雜誌中有些內容穿越了學校性教育禁忌的界限，說出那些「不可說的」，例如前述的「kiss book」。陶子曾經提到第一次要跟男朋友約會時的緊張焦慮，她表示不知道該穿什麼去赴約，不知道在約會過程中要說些什麼。於是，「娜娜團員」集合在一起，她們一起翻閱《娜娜》並參考裡面的造型與建議。「這些《娜娜》都有」，讓青少年可以接近某種學校性教育靜默不談的性論述，借助《娜娜》，青少年可以言說與討論某些需求和經驗。

這些青少年如同Simon借用Deleuze與Guattari「根莖」的隱喻，說明青少年像是人類的根莖，是一個大部分不被人看見的龐大地下根莖與節點系統。她

們充滿能量，以大多數時候不被成人看到的方式，快速無比的成長著，並且縱橫交錯、水平交織的建立她們的友誼、聯盟和夥伴關係（周靈芝譯，2006：61）。這些如同地下根莖的女學生，透過消費少女雜誌，她們可以放心的展現對於性、身體與親密關係的探索。少女雜誌變成女孩們的私密空間或如Harris（2005）說的「安全空間」（safe spaces），可以讓她們在那裡跟死黨一起自由無懼的交換對性、身體與親密關係的瞭解與經驗，即使少女雜誌所灌輸的浪漫愛意識形態不無可議。

社會、學校和同儕文化提供女孩在性別秩序中一個位置，而她們在校園中的性別實踐是用以取得、維護或角力性別秩序所賦予的性別定位。雖說原則上所有的主體性形式都開放給個人，但現實上，個人到達主體性的途徑卻由歷史特定的社會因素以及在一特定社會中運作的權力形式所控管（Weedon, 1987: 95）。在校園中，這些女學生必須掙扎應付根深蒂固的性別角色、性別特質與性別關係，然而，她們擁有的權力、資源及可接觸的主體性形式是有限的。《娜娜》，就跟其他的流行文化一樣，是一個易親近的媒介和論述，提供了她們在「做女孩」過程中，一個逃逸考試壓力、處理性別規範、獲取友誼和親密關係的重要中介，讓她們得以像地下根莖一般，形成和她人連結的節點，以實現自我對於女孩的想像。特別是，學校生活中的同儕互動與商業雜誌以具有生產性的方式結合在一起，提供青少年認為有用的建議與「建立出一個比較好的圖像」。這是Hermes（1995）在討論女性雜誌閱讀時，所提出的「連結性理解的資料庫」（the repertoire of connected understanding），它可以幫助青少年對於性與情感議題的理解，給予她們增能的感受（蕭蘋，2010；Kehily, 2002）。

「《娜娜》非常有用！」這個「有用」是因為它能介入青少年此時此刻的生命樣態，特別是其生活中的需要、慾望與難題，其中又以苦惱為最。少女雜誌是她們減輕個人苦惱的文化資源，並且提供一些可能的解決之道與最重要的

希望，即使它能提供的主體形式仍是非常有限與不無疑義。因此，在瞭解女學生消費《娜娜》的情境脈絡和意義後，接下來，本文將進一步討論青少年如何從中建構性別認同。

二、透過《娜娜》通往慾望美麗和愛情的國度與探索自我

慾望，是這些青少年貫通各種自我實踐的橋樑。在慾望美麗的國度裡，追求、關心和想望美麗是子民們的共同想像與集體意識；同樣的，在愛情的國度亦如是。誠如詹宏志（2005）所言：「一種關心，就容許一種雜誌；一種雜誌，就包含一種社群」。這些青少年在消費《娜娜》的過程中，包含了許多美好可能的想像，它那符應父權性別關係與文化的論述則預演和承諾了這些美好的過程。然而，如Young指出，女性與服裝的關係中，存有某種自由的陳述；同樣地，這些女學生浸淫少女雜誌的想像世界中，並非完全以客體化的方式來凝視評價自己，而是把自己去實體化，轉變成一幅圖畫、一個意象、一個非實在的身分（何定照譯，2007），透過這種想像與消費來減輕或逃逸自己的苦惱，或享受一種意象上的快感，或嘻耍趣味的烏托邦。《娜娜》是她們通向希望與理想的橋樑，以實現一個符合社會和個人期望的性別化身體和自我。雖然這個想像仍是被框限在父權文化的性別實踐中，然主體的培力能動是一個動態行進的歷程（Holland et al., 2004），需要在複雜矛盾的互動中，看見它的意義及不穩定性。這個生成過程誠如Storey所言，主體性並非固定不變，而是不斷地被許多不同的主體位置呼叫，也不斷地採取許多不同的主體位置（引自張君玖譯，2001），個體既是主動的行動者，也在社會互動過程中經由他人所定位（Connell, 2002; Davies & Harre, 1991），主體建構是在being-becoming-acting的循環探索行動歷程中交織形塑。

(一) 慾望美麗的自我

身體是社會意義的接收體，而學校正是此種作用發生的真實現場之一。作為一個女生，在既有的美貌意識形態與身體規訓下，慾望美麗對於青少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而《娜娜》就像是一本「入門書」，告訴那些嚮往此種性別文化認同的女學生，要如何當個可愛且受歡迎的女孩。消費女性雜誌不論是為獲得知識或購買商品，如果使用了正確的產品、講對了話、做對了事，一個迷人的個體是可以實現的。

這些女學生雖因個人偏好和需要也會看其他流行雜誌，但她們喜歡與固定閱讀《娜娜》的原因卻是很一致。如陶子所說：「它的年齡比較適合我，就是它教你化適合的妝、穿的衣服，都是適合我這個年紀的。因為它……有些雜誌有分，有些是成熟，有些是可愛的……我覺得這個雜誌比較適合我，就是比較屬於我這個年紀」。舒舒也認為：「跟別的比較起來，娜娜就很實用，別的比較成熟，比較不適合我啊！……就是它們的穿著、打扮的那種，就可能現在不太適合」。她們一直強調喜歡《娜娜》是因為它「適合」，但所謂適合，並非完全聽信《娜娜》預設好的讀者定位，而是她們比較過不同形態的流行雜誌而確定。具有美容與彩妝專業知識的陶子，就相當推崇《娜娜》的化妝知識與技巧，相較於學校所學，陶子認為《娜娜》的比較有用，可以實際應用在日常生活中，而且還比較好看。再者，陶子與舒舒亦不斷強調「就是屬於我們這個年紀的」來說明從《娜娜》獲得的知識很有用。例如，陶子說：「……娜娜會教一些穿著……感覺很可愛……那穿起來就是感覺很俏皮、很可愛、很有活力，就是屬於我們這個年紀的。不要小小年紀就穿得一副像酒店妹一樣」。其他女生也一再強調，她們這個年紀不要「成熟」，要看起來「可愛可愛的」。不論是化妝或穿著，她們都喜歡讓自己「感覺很可愛」。這點其實是回應了《娜娜》對於讀者的分齡定位與「可愛」訴求。

那麼，她們會購買《娜娜》裡面偶像介紹的衣服嗎？有趣的是，這些女學生的回答仍是類似：看適不適合自己。以陶子來說，購買的原始動機雖是偶像穿起來很可愛，「可是我會先看這衣服適不適合我，我再決定，不會是她穿了就要買，因為不一定每件衣服穿在別人身上都是適合自己的」。而怎樣判斷合不合適呢？陶子多會先問死黨的意見，當意見不一時，會再自己思考衡量，但也有她先下判斷購買而受到讚賞的，因此增加不少自信心。Patterson、Sochting與Marcia（1992）指出，青少年時期的認同形塑包括了兩個重要面向的相互交涉：探索與承諾。然而，在學校教育中，青少年學習給身體設下重重關卡，卻很少經驗及體會身體的感覺，這使得女性比較熟悉的是他人看到的「我」，而很少去瞭解自己的身體，乃至於隱藏在其中的感受。這種「隱藏」的身體規訓與壓抑，不僅貶抑了女性對於身體的知覺與價值，更是女性獲得身體自主的首要屏障。從這些青少年的經驗與敘說中可以發現，穿衣打扮是一種對自我與身體的探索，我是誰、我可以是誰和我的身體可以怎樣展現，都是一種認同的形成與建構，是可以透過穿衣、打扮來成就的。

相較於學校統一的身體管理，規格化的制定與限制學生的性別展現和慾望，這些青少年從《娜娜》訴求「百變自我」中，有機會透過裝扮自己的身體來認識自己，在逛街、消費、置裝與裝扮身體的過程中，感受身體的知覺與「找自己」。前文提及，《娜娜》以18歲以下的青少年為主要讀者群，《娜娜》非常清楚這一年齡層讀者的消費能力，因此，不僅在雜誌售價上非常「親民」（一本68元），也在雜誌內容中不斷教導青少年「聰明消費術」與介紹「經濟實惠」的商品。因此，「會」買、「知道」去哪裡買與聰明消費，都是青少年展現能力的方式。Prus與Dawson（1991）即指出，逛街購物是一種認識自我的社會實踐，有的人因為自己「不會」買東西或買到「貴」東西而表現出「無能的我」。對本研究的女學生來說，逛街，不僅是想要讓自己美麗，亦是在找到

自己想要的東西，或更重要的是，學習「找到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是一種成就感，讓人有一種長大的感覺，亦藉由購買過程瞭解自己，可以在不同身體論述與陰柔特質規範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更可以擁有在公共空間自主行動的能力，並且有機會不斷加以練習。雖然這種實踐是透過流行文化知識為基底，但在「隱藏」的身體規訓與「性保護論述」限制女性在公共空間行動力的情況下，這些青少年在消費《娜娜》過程中，卻有機會「找到自己」與「自己的身體」，以及在這樣的過程中，擁有「出走」在公共空間的機會與權力，練習和掌握在公共空間行動與其他面向的能力。李玉瑛（2009）在〈我逛，故我在〉一文中，用獨行俠、從眾者、賦權者與精算師來呈現女性消費者的特性，說明女性如何支配時間與金錢，以及女性自我認知和他人互動的關係。逛街不僅是購物與人際網絡的建立，也是學習的過程。逛街購物的社會實踐中包含對既有社會價值的抗拒和妥協，女性就是在這樣的辯證之中，認識自我、定義自我、肯定自我。

此外，當研究者問陶子：「《娜娜》可以教你怎樣化妝、怎樣穿衣服，這個很重要嗎？」陶子說：「對我來說還滿重要的。因為我覺得在這個年紀不好好玩一下或打扮一下就太可惜了。因為我不想讓別人覺得我很土或很俗之類的……可能也是我自己愛面子吧，而且還滿愛漂亮的啊。」捫心自問，面子與漂亮不也是一般人所注重的？學校教育與父權文化傾向將青少年的身體隱藏起來，對於青少年的性與身體採取一種禁止或嚴厲的管制措施，認為這樣的規訓與規範可以壓抑性的吸引。因此，陶子想要「好好玩一下或打扮一下」，不正是一種反制既有性別文化對於青少年身體規訓的方式？不也是一種正面對待自己身體和慾望，以及積極創製自我與身體意義的展現？Dentith（2004）針對美國賭城青少年的研究指出，成長在拉斯維加斯的女孩對於當地商業文化與女性處境，並非毫無思考的全盤接受，而是一種在生活中思索與奮鬥的課題。

Renold (2005) 的研究發現，青少年透過化妝與流行文化投資自己和自己的身體，並在過程中獲得權力感和能動性，尤其當她們變得性感時，可以挑戰純真女學生的論述。

流行文化提供青少年另類的「做女孩」方式，或是共謀、或是挑戰、或是協商性別常規與實踐。因此，少女雜誌的父權時尚和美貌論述，在形塑青少年的性別特質與性別認同上，並不是單向或直線式的作用。國內過往研究傾向批判女性雜誌傳遞女性美貌迷思，或者訴求個人理性、傾向使用道德說教方式，這些作法往往忽略了身體的焦慮和慾望，以及身體的可創作性與對自我的意義。再者，訴諸個人理性與道德的說法，亦忽略了青少年在這個過程中企圖爭取主動掌握自己身體和理解女性特質的權力，以及失去將它視為一種青少年在性別認同與身體意識的實踐過程中自我培力的可能。這些女學生消費少女雜誌的親「身」經驗，讓我們看見，事實上，慾望美麗身體的主體，也是在經驗和體會自我身體的感覺。藉由追尋迷人個體形成的過程中，嘗試瞭解自己的身體和隱藏在其中的感受，進而更瞭解自己，以建構主體性與性別認同。而這種面對、嘗試、摸索到實踐的往返過程，是一種動態的自我培力歷程。

對於漂亮或美麗，她們也非過往研究所憂慮的「文化呆子」，只會全心追求雜誌中所塑造的完美女孩形象。以陶子來說，目前她最關切的是想要解決臉上滿是青青痘的煩惱，因為這已嚴重影響她對自己的信心及和班上同學的人際互動與關係。而瘦高的舒舒雖然怕胖，但本研究發現，她和其他女學生對於肥胖的恐懼，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對於發育中身體的不確定性，而不只是父權定義下的瘦身美麗。由生理層面來看，正在發育中的身體的確充滿不確定性，例如，荷爾蒙過多而導致青春痘增長，或需要一定的脂肪和熱量以供發育成長。但這些生理變化是難以預料、難以掌握，正因為這些不確定性，因此讓人想要管控它，以免失控（如陶子臉上的青春痘），或企圖突破一些自然限制（如舒

舒長不高的苦惱)。尤其像陶子這樣因為莫名原因而臉上長滿痘痘，卻又一直苦無辦法解決，讓她覺得在校園中受到許多傷害，例如，「自己念美麗工業科卻搞不定滿臉痘」、「這樣怎麼有資格當美麗工業科的學生」之類的閒話，即使他人好奇注視的眼光都是她不可承受之重。這種透過身體經驗到的「傷害感受」非常直接，這裡直接的感受對於一個被社會文化設定要美麗而可欲的青少女而言，更是直接的傷害自尊與自信。這種肉體的磨難和對身體的焦慮，是無法以「愛自己的身體」就可以解決。

身體作為體現性別主體的載具，反映了既有性別文化意識形態和伴隨而來的認同與社會實踐。性別化的身體是一種文化建構，而美麗是一種身體資本，讓青少女在既有父權體制的性別階序中，接收一個矛盾的主體位置。女性想要美麗的慾望，或許既是來自自我的自由意志，也是屈服於現實生活壓力與父權文化規訓，但這些都有可能形成一種創設性別主體和改寫身體意義的動力。因此，本研究強調，這些青少女在想望美麗過程中做出的身體實踐，應將它視為一種女性力量，也是一種企圖去掌握、主導身體未完成性的力量，企圖借助自己所擁有的資源去銘刻、規劃自己的身體。這種力量是一種自我培力的方式，來自於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身體經驗與奮鬥，這種培力和力量不應該被忽視，更不應該被貶抑。

（二）慾望愛情的自我

面對身體與外貌變化的苦惱很真實，慾望愛情的心情與伴隨而來的煩惱也很真實。然而，我們的社會與文化仍不相信青少女可以擁有健康的性慾望與實踐。相反的，既有的性論述是讓女孩擔心害怕、覺得羞辱，因此，她們的戀情只能地下化，不能公開的跟大人談論，只能透過跟自己的死黨或少女雜誌，如《娜娜》來討論與分享在親密關係中的憂愁與歡樂。舒舒有男朋友是班上「公開的秘密」，同學都知道，導師卻是「不太清楚，反正她功課很好，不用

擔心」。導師的不瞭解或不想瞭解，或許是一種迴避，迴避看見青少年情慾實踐，尤其她的功課好，是「沒有問題的學生」，學業成就在此成了一個護身符與保護色，防護舒舒不受師長的特別關注與監控。然而，「關愛眼神」來自班上女生，雅希在私下訪談時表示，國中生不應該談戀愛，舒舒在個訪時也提到不太能跟班上女生談論自己的感情困擾，只能在小團體中「講一講」，因為要避免讓人以為她「在炫耀」、「太招搖」，引起其他人「側目」或讓人說閒話。

初次認識陶子是在高一上學期，下學期再見到陶子時著實令研究者驚訝，因為她燙了捲髮，改變穿著，是她先前稱為「酒店妹」的裝扮。她說「可愛年齡過了」，現在要當「很正的女生」。細究陶子對於正妹的定義，是增加成熟度、魅力與異性吸引力。研究者問陶子為何會有這樣的改變？陶子說：「想要引人注意，認識更多人……有更多人喜歡我啊！」追問陶子還看《娜娜》嗎？陶子仍然是說：「《娜娜》很有用啊！」，陶子與小團體成員都表示，《娜娜》有很多老師不會教也不會講的事，她們不會也不想再在課堂上發問。例如，引人注意與成為很多男生喜歡的女生，就違背了官方版本的「好女孩規範」。「看《娜娜》再來討論」是她們的課後活動，也是她們小團體中相互排解情感上疑難雜症的最佳參考書。當研究者追問這群女學生：《娜娜》在情感議題上給予的最大幫助是什麼？出乎意料的答案是：「至少《娜娜》不會罵我們」，陶子表示，如果將感情困擾跟大人說，大人只會說教罵人，「一點也沒有幫助」，相反的，《娜娜》裡面所提供的方式雖然不一定有用，但是「《娜娜》不會罵人」。

後現代女性主義文化研究的觀點指出，作為一個文化文本，其不具有唯一意義，文本的意義是被認定，不是被寫定（張君玖譯，2001）。美麗而可欲，是《娜娜》賦予青少年「做女孩」的重要課題，尤其是跟異性接觸交往的

過程中，如何藉由美麗工程改造後的身體來「攻占男孩的視、聽、嗅、觸覺」或「獲得愛憐」（《娜娜》第16期），以達到暗示情意給愛慕男生的目的。女性在情感慾望與性別認同上，是透過主動改造身體以被動示愛的矛盾行動方式來實踐。以女性主義觀點審視《娜娜》的愛情觀並非完全沒有問題；然而，這些青少年對於《娜娜》提供的愛情論述持正面看待，對她們而言，《娜娜》沒有否定青少年想要和異性交往的情感慾望，以及在情慾實踐中獲得的能量，不過，她們對於《娜娜》的愛情建議也不是照單全收。傳遞異性戀愛腳本的《娜娜》，是陶子尋找對方喜歡自己的證明的參考框架，透過比對「娜娜腳本」及和同儕討論，確定對方所為的確是「喜歡自己的證據」後，陶子會主動向男生告白示愛。

傳統的性教育與性論述強調拒絕、忽視慾望，促使女孩壓抑性的自我（Fine, 1988）。青少年生活中的情感問題並無法從學校「只要說不」的性教育中得到幫助，學校教育想要教給學生的禁慾論述，無法滿足女學生對於美、愛與被愛，以及友情愛情雙贏的需求與渴望。《娜娜》提供了年輕女生正視自己情慾與表達情慾的方式，雖然它所建構的性主體與行動策略是以女性被動等愛的矛盾方式及配置傳統女性陰柔特質的角色。此外，《娜娜》也提供實際的行動策略讓她們有機會去摸索、嘗試和回應自己在情感與性慾上的想望，方法雖然可議，但與壓抑性慾望和保持靜默的學校性論述相較之下，《娜娜》指出了一個明確且滿足個人需求的「阻力最小道路」（Johnson, 1997），¹⁴使得這些青少年有機會對自己的身體和熱情進行各種有能力的嘗試和探索，並在這個過程中，逐漸發展出情感實踐的信心與方向。《娜娜》提供青少年學習如何跟男生

¹⁴ 延續前述Johnson（1997）「阻力最小的路」的概念，在社會體系之中，阻力最小的路是一種從眾的行為，也是最容易的選擇，雖然這種選擇並不輕鬆，而且人們也不會一直從眾，但是當從眾比不從眾阻礙更小時，人們就會如此做。

相處互動，也提供青少年解決友情方面的困擾。她們在校園生活中和好友一起談論這些「情感關係知識」，同時，這些「情感關係知識」也讓她們依據個人經驗和相互的認可，發展出一種語彙，可以清楚表達性、愛情與友情的種種問題，並且分享女孩之間共有知識的喜悅，更藉此打破男孩在性方面慣常作為「知的行動者」(Holland et al., 2004) 的權力關係。

慾望美麗與愛情的青少年，打破了父權社會對於「青少年」無慾無性的身體與情感暫停階段的建構，混淆了女孩／女人、小孩／成人之間的界線。將自己打扮成熟或具吸引力，對青少年來說是一件「不太安全」的事情，因為它反映出童年純真開始敗壞的成人中心焦慮 (Renold, 2005)，抵觸了學校以禁慾為中心的性道德論述。做女孩，意味著和不同論述，尤其支配性與規範性別論述進行協商。在追尋自我以形成性別化主體的過程中，不是沒有疑惑。如同 Storey 所說，認同是一個關於自我生成的敘述。因而，認同不是「根源」(roots) 的問題，而是「路徑」(routes) 的問題 (引自張君玫譯，2001：184)。對於消費《娜娜》的青少年來說，《娜娜》是「成為女孩」過程中，消除苦惱與面對欲望的文化資源，提供青少年建構性別認同以生成理想女孩的路徑與模式。透過《娜娜》，她們集結了一個實體社群和想像的共同體。實體社群提供她們在日常生活中一個分享、與他人產生聯繫、情感交流的重要基礎；而「想像的共同體」則提供一種擴大與強化的共識和一致性 (引自張君玫譯，2001)，讓消費《娜娜》的青少年符應主流性別論述與意識形態，但卻又在它訴求百變自我和個人風格，以及正視女性身體變化和情慾想望中，找到創製自我的空間和可能。如果說自我是一個變化的過程，那麼性別學習與認同過程中的矛盾與衝突則提供了一個改變的契機。這個改變契機是透過身體的親身經驗與行動，去嘗試與展現我是誰和我可以是誰的努力。

伍、結語

本研究發現，少女雜誌說出與觸及了青少年在成為女孩過程中的慾望與苦惱，有些內容穿越了學校性教育禁忌的界限，提供與官方版本不同的「做女孩」方式與知識。這些校園女學生在「做女孩」的過程中，需要友情與同伴、需要面對自己的身體變化，以及對性、愛和美好未來的想望，而《娜娜》就成為理解和處理這些苦惱和慾望的文化資源。少女雜誌是青少年在學校生活中討論愛情、性或其他情感關係、身體外貌與陰柔特質等議題的重要參考資料，即使其中不乏保守又矛盾的論述，但是，這些「情感關係與身體知識」提供青少年機會與發展語彙，以及在公共空間行動的能力，她們因此得以認識自己的身體、情感與慾望，進而更認識自己，這些「情感關係與身體知識」也是青少年學習性別的愉悅來源，是滋養友誼、想望美好未來與各種慾望實踐的資源。

而流行文化大量生產、傳遞與公開共享的媒介形式，使得各自在成長過程中單獨掙扎與奮鬥的青少年找到集結的節點，她們可以透過同儕團體分享少女雜誌的訊息，協商、服從或翻轉父權社會的陰柔特質文化。同儕團體、友誼、少女雜誌各自扮演不同的規範性力量，或互相增強或互相矛盾地作用在青少年的性別認同與實踐過程中。

但無可否認的，《娜娜》作為文化工業與媒介共構的產品與文本，它傳遞著父權時尚的性別意識形態與身體美學。然而，文本雖具有影響性，卻不是絕對的支配性。這些青少年作為一個行動者，有她們的自主性與能動性，雖然她們沒有意識到文本與社會結構之間如何交互作用的影響她們的身體經驗和性別實踐，但這亦突顯了青少年缺乏選擇資源的處境。她們可以有的知識、論述能力和權力不多，但她們在僅有的資源與論述中，試著體會自己的身體與慾望，試著作為一個性別主體和掙扎奮鬥著自我培力。

本文不是要頌揚少女雜誌的文化價值或忽略它的意識形態影響，而是希冀進入女學生的校園生活世界，將她們近用少女雜誌的原因置於她們每日生活情境，期能深入理解青少年從少女雜誌中獲得的性別學習與認同過程。流行文化文本的「有用」，並非相對於學校教育的「無用」，而是突顯出既有學校性教育的「不夠」。相較於學校禁慾性教育論述與伴隨而來的性別規範，少女雜誌提供了一種「比較好」的圖像，但這種「較好的圖像」仍是傳遞著異性戀中心的浪漫愛意識形態與情慾模式，提供有限的性別主體形式。

做女孩，意味著女孩必須不斷和主流性別論述進行協商。在這主體形塑與性別認同的多重自我協商過程中，同儕意見是少女雜誌之外的另一個重要影響，然而，教師其實亦有機會可以發揮關鍵性的作用。教師若能深入瞭解學生近用流行文化背後的原因，瞭解學生對於流行文化的情感投入與意義創製，或許就更有能力運用流行文化於學校正式性教育課程，以及找到與學生溝通對話的管道，相互理解彼此的生活世界，那麼教育的可能性才有可能發生。

本研究的貢獻與價值即在於，協助我們看見流行文化作為女學生主要性別學習管道與資源的深層原因。特別是，青少年在成為女孩過程中的慾望與苦惱，並非完全來自社會建構女孩該如何成為女孩的文化意義上，還有來自生理與其他面向的交織影響。這些發現與討論，在理論層次上，可以提供國內性別研究（特別是性別教育領域）審視省思偏重強調社會建構的影響，較少將生理層面與物質條件（例如學校的物理環境與空間）納入一起討論。在應用層次上，可以提供現場教師進入學生生活世界的一個管道，反思自己對於流行文化與其之於學生關係的認識，以學生觀點來理解學生為何親近流行文化，以及如何意義化這件事。而這樣的相互理解，將有助於教師修正自己的預設，看見學生的學習需求，進而發展教學因應策略。

此外，本研究的發現可引領國內性別教育工作者朝向研究流行文化教育

學。流行文化雖是學生經常接觸與使用的媒介，但學生並未被教導如何將自身與流行文化的連結視為一種發展性素養（sexual literacy）能力的形式，也沒有教導他／她們如何增進與改善這項能力的發展。這樣的現象來自於我們對於流行文化與學生之間關係的瞭解不足，以及假設學生大部分的閒暇時間或對流行文化的投入是與知識無關（楊幸真，2012）。Bell（2001: 231）指出：

老師唯有瞭解學生的主觀生命經驗，才有可能跟學生進行有關個人所採取的道德與政治的後續行動的全新對話。

本研究的發現有助於教師對流行文化如何影響學生的性別學習、認同與實踐有更敏銳的認知，理解學生與流行文化之間的關係反映的是她們與自己生命的協商與探索，這是一個自我意識浮現與意義協商的空間。教師若能因著聽見與理解學生聲音而進入這樣的意義協商空間，才能開創出教育介入的機會，以及使教育的對話成為可能。如此一來，不僅有助於改善自己的教育專業實踐，更有助於協助學生對於性別平權有更清明的認識，為自己的成長過程，獲取更有力量的論述與知識。

綜合言之，本研究的發現給予我們的教育啟示是，相較於學校正式性教育課程，學生在校園生活中有許多學習性與性別的地下管道與資源，這些「地下管道的性學習」與田野研究中所挖掘到的學生聲音，反映出學生在性別學習上的需求，這些聲音與需求是改革性別教育課程的最佳參考資料。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若我們能夠理解青少年近用流行文化的日常生活經驗與脈絡，瞭解她們對於文本的主動詮釋與意義，進而能在這些意義創製過程中，尋找進入她們生活世界的管道與可教導時刻，如此，性別平權的性與身體教育論述才有機會在她們身上與生活周遭紮根、生長，以成為抗衡父權論述的有效力量。最後，本研究建議，在未來研究上，可以增加對於青少年與其「做女孩」方式的異質性探討，探究青少年如何共謀、挑戰與協商流行文化中的父權論述與性別

意識形態，發展出更為不同的做女孩方式與女性認同。

參考文獻

- 方永泉 (2006)。從文化資本到次文本資本：當代青少年次文化研究的新取向。載於淡江大學舉辦之「教育改革微觀分析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頁1-3-1-1-3-26)。臺北市。
- [Fang, Y.-C. (2006). *From cultural capital to sub-cultural capital: The new approach of contemporary adolescent sub-cultural research*. Paper presented at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icro-analysis of Education Reform. Taipei, Taiwan: Tamkang University.]
- 成令方、林鶴玲、吳嘉荅 (譯) (2003)。A. G. Johnson著。見樹又見林：社會學作為一種生活、實踐與承諾 (The forest and the trees: Sociology as life, practice, and promise)。臺北市：群學。
- [Johnson, A. G. (2003). *The forest and the trees: Sociology as life, practice, and promise* (L.-F. Chen, H.-L. Lin, & C.-L. Wu, Trans.). Taipei, Taiwan: Socialsp.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7)]
- 何定照 (譯) (2007)。I. Young著。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 (On female body experience: "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臺北市：商周。
- [Young, I. (2007). *On female body experience: "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 (D.-C. Ho, Trans.). Taipei, Taiwan: Business Weekl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5)]
- 李玉瑛 (2009)。「我逛，故我在」——女性逛街購物的時間觀與自我。臺灣社會學學刊，43，43-91。
- [Lee, Y.-Y. (2009). 'I shop, therefore I am': Female time concepts of shopping and self.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43, 43-91.]
- 周鄧毅貞 (2006)。全球化下的臺灣女性流行時尚雜誌研究。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 [Chou Teng, Y.-C. (2006). *A study of globalization of Taiwan's women's fashion magazin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周靈芝 (譯) (2006)。B. Simon著。靜物寫生：愛滋蔓延時對青少年的社會建構。婦研縱橫，77，51-61。
- [Simon, B. (2006). A study in still lif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female adolescence during the HIV/AIDS pandemic. *Forum in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77, 51-61.]

- 林昱瑄 (2010)。成為或不成為「正妹」：協商異性戀性慾的陰柔氣質。載於楊幸真 (主編)，青少年的性：西方研究與在地觀點 (頁175-198)。臺北市：巨流。
- [Lin, Y.-H. (2010). To be or not to be "girle:" Negotiating (hetero) sexualized femininities. In H.-C. Yang (Ed.), *Adolescent and sexuality* (pp. 175-198). Taipei, Taiwan: Chuliu.]
- 唐士哲 (2004)。網際網路的民族誌學。載於林本炫、何明修 (主編)，質性研究方法及其超越 (頁26-33)。嘉義市：南華大學。
- [Tang, S.-C. (2004). Ethnography on internet. In B.-S. Lin & M.-S. Ho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new trends* (pp. 26-33). Chiayi, Taiwan: Nanhua University Press.]
- 張君玖 (譯) (2001)。J. Storey著。文化消費與日常生活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everyday life)。臺北市：巨流。
- [Storey, J. (2001).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everyday life* (C.-M. Chuang, Trans.). Taipei, Taiwan: Chuliu.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9)]
- 張馨濤 (譯) (2002)。P. Qrenstein著。校園中的女學生：探究年輕女孩自尊與自信的缺口 (School girls: Young women, self-esteem, and the confidence gap)。臺北市：女書文化。
- [Qrenstein, P. (2002). *School girls: Young women, self-esteem, and the confidence gap* (S.-T. Chuang, Trans.). Taipei, Taiwan: Fem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5)]
- 陳志賢 (2007)。不開玩笑的流行文化再解讀。新聞學研究，90，187-194。
- [Chen, J.-S. (2007). Book review: Re-reading popular culture.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90, 187-194.]
- 陳明珠 (2006)。身體傳播。臺北市：五南。
- [Chen, M.-C. (2006). *Body communication*. Taipei, Taiwan: Wunan.]
- 楊幸真 (2007)。校園生活中的性別實踐與身體經驗：一個民族誌的探究。女學學誌，24，103-134。
- [Yang, H.-C. (2007). An ethnography of adolescent life in schools: Issues of gender practices and bodily experiences. *Journal of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24, 103-134.]
- 楊幸真 (2010)。校園生活與性別：性別學習與教學實踐。臺北市：巨流。
- [Yang, H.-C. (2010). *School life and gender: Gender learning and teaching practicing*. Taipei, Taiwan: Chuliu.]
- 楊幸真 (2012)。性別好好玩：流行文化與情慾教學。臺北市：巨流。
- [Yang, H.-C. (2012). *Enjoy gender: Teaching popular culture and sexuality*. Taipei, Taiwan:

Chuliu.]

詹宏志 (2005)。趨勢話題。2010年3月20日，取自<http://braintest.dididada.com.tw/News/NewsContent.aspx?ID=7250>

[Chuang, H.-C. (2005). *The trend*. Retrieved March 20, 2010, from <http://braintest.dididada.com.tw/News/NewsContent.aspx?ID=7250>]

蕭蕪 (2003)。或敵或友？流行文化與女性主義。臺灣社會學刊，30，135-164。

[Shaw, P. (2003). Enemies or allies? Popular culture and feminism.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30, 135-164.]

蕭蕪 (2010)。多點糖？青少年雜誌、性別展演和性學習。載於楊幸真 (主編)，青少年的性：西方研究與在地觀點 (頁235-258)。臺北市：巨流。

[Shaw, P. (2010). More sugar? Teenage magazines, gender displays and sexual learning. In H.-C. Yang (Ed.), *Adolescent and sexuality* (pp. 235-258). Taipei, Taiwan: Chuliu.]

Ali, S. (2003). To be a "girl": Culture and class in schools. *Gender and Education*, 15(30), 269-283.

Allan, A. J. (2008).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a 'lady': Hyper-femininity and heterosexuality in the private, single-sex primary school. *Gender and Education*, 21(2), 145-158.

Appadurai, A. (1991). Global ethnoscaples: Notes and queries from a transnational anthropology. In R. G. Fox (Ed.), *Recapturing anthropology: Working in the present* (pp. 191-205). Santa Fe, N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Beasley, C. (2003). Hybridized and globalized: Youth cultures in the postmodern Era. *The Review of Education, Pedagogy, and Cultural Studies*, 25, 153-177.

Bell, J. W. (2001). Building bridges/making meanings: Texts of popular culture and critical pedagog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B. Comber & A. Simpson (Eds.), *Negotiating critical literacy in classrooms* (pp. 229-244).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Charles, C. E. (2010). Complicating hetero-femininities: Young women, sexualities and 'girl power' at scho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23(1), 33-47.

Connell, R. W. (2002). *Gender*. Cambridge, MA: Polity Press.

Currie, D. H. (1997). Decoding femininity: Advertisements and their teenage readers. *Gender & Society*, 11(4), 453-477.

- Currie, D. H. (1999). *Girl talk: Adolescent magazines and their readers*. Toronto,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Dentith, A. M. (2004). Female adolescent subjectivities in Las Vegas: Poststructural thoughts on the intersections of gender, sexuality, consumer logic and curriculum. *Gender and Education, 16*(4), 455-472.
- Davies, B., & Harre, R. (1991). Positioning: The discursive production of selves.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 20*(1), 43-63.
- Duke, L. (2002). Get real: Cultural relevance and resistance to the mediated feminine ideal. *Psychology and Marketing, 19*(2), 211-233.
- Duncan-Andrade, J. M. R. (2004). Your best friend or your worst enemy: Youth popular culture, pedagogy, and curriculum in urban classrooms. *Review of Education, Pedagogy & Cultural Studies, 26*(4), 313-337.
- Epstein, D., O'Flynn, S., & Telford, D. (2003). *Silenced sexualities in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Sterling, VA: Trentham Books.
- Fine, M. (1988). Sexuality, schooling and adolescent females: The missing discourse of desire.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58*, 29-51.
- Finders, M. J. (2000). Gotta be worse: Negotiating the pleasurable and the popular. *Journal of Adolescent & Adult Literacy, 44*(2), 146-149.
- Giroux, H. (2004). Cultural studies, public pedagogy,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 *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 1*(1), 59-79.
- Giroux, H. (2005). *Border crossings: Cultural workers and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Giroux, H., & Simon, R. (1988). Schooling, popular culture and a pedagogy of possibility. *Boston University Journal of Education, 170*(1), 9-26.
- Harris, A. (2005). Discourses of desire as governmentality: Young women, sexuality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safe spaces. *Feminism and Psychology, 15*(1), 39-43.
- Hammersley, M., & Atkinson, P. (1995). *Ethn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 Hauge, M. I. (2009). Bodily practices and discourses of hetero-femininity: Girls' constitution of subjectivities in their social transition betwee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Gender and Education, 21*(3), 293-307.
- Hermes, J. (1995). *Reading women's magazine*. Cambridge, MA: Polity.

- Hey, V. (1997). *The company she keeps, an ethnography of girls' friendships*. London: Open University Press.
- Hobson, D. (1982). *Crossroads: The drama of a soap opera*. London: Methuen.
- Holland, J., Ramazanoglu, C., Sharpe, S., & Thomson, R. (2004). *The male in the head: Young people, heterosexuality and power*. London: The Tufnell Press.
- Kanpol, B. (1997). *Issues and trends in critical pedagogy*. New York: Hampton Press.
- Kehily, M. J. (2002). *Sexuality, gender and schooling: Shifting agendas in social learning*. New York: RoutledgeFalmer.
- Johnson, A. G. (1997). *The forest and the trees: Sociology as life, practice, and promise*.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Patterson, S. J., Sochting, I., & Marcia, J. E. (1992). The inner space and beyond: Women and identity. In G. R. Adams, T. P. Gullotta, & R. Montemayor (Eds.), *Adolescent identity formation* (pp. 9-24). Newbury Park, CA: Sage.
- Prus, R., & Dawson, L. (1991). Shop 'till you drop: Shopping as recreational and laborious activity.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6(2), 145-164.
- Reay, D. (2001). "Spice girls," "nice girls," "girlies," and "tomboys:" Gender discourses, girls' cultures and femininities in the primary classroom. *Gender and Education*, 13(2), 153-166.
- Renold, E. (2005). *Girls, boys and junior sexualities: Exploring children's gender and sexual Relations in the primary school*. London: RoutledgeFalmer.
- Weedon, C. (1987). *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Oxford, UK: Blackwell.
- Weis, L., & Fine, M. (Eds.). (2005). *Beyond silenced voices: Class, race, and gender in United States school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